



傅游艺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傅游艺，卫州汲人。武后载初元年，任合宫主簿、左肃政台御史，升任左补阙。他上书称说武姓的祥瑞，应该取代李姓接受上天的新命。武则天因此很高兴，提拔他为给事中。几个月后，又加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同月，又加官朝散大夫，任鸾台侍郎，仍任同平章事。这一年九月改国号为周，改年号为天授元年，给他赐姓武氏。天授二年五月，加授他为银青光禄大夫，他哥哥傅神童任冬官尚书，兄弟都蒙受荣宠。过了一个月，傅游艺又任司礼少卿，不再参预政事。傅游艺夜间梦见自己登上了湛露殿，天亮后对他亲近的人讲了，却被那人从告发，因此被杀。当时人称傅游艺是四季做官，就是说一年之中从青袍到绿袍，最后穿起红袍、紫袍。他附和武则天的意旨，诬害李唐皇族使陷于族诛。中宗神龙初年，禁止傅游艺子孙做官。当初，傅游艺请求武则天派遣六道使臣查问罪人，傅游艺虽死，他的主意还是被采用，于是万国俊之辈得以恣意杀人。

【点评】唐代的酷吏以武则天时代为最多，这是因为她要铲除异己，专权独断朝务之故。她所任用的酷吏如周兴、来俊臣之辈为大家所熟知。傅游艺也是其中之一，他生性残忍，喜谄媚，专好诬陷和罗织他人的罪名。凭借这些卑劣行为，他居然得到了武则天的宠任，一年之中，由青袍、绿袍、红袍一直升到了紫袍。



丘神勣传 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丘神勣，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。唐高宗永淳元年，任左金吾卫将军。弘道元年，唐高宗驾崩，武则天派丘神勣到巴州杀害章怀太子，后来又将罪责归于丘神勣，贬他为叠州刺史。不久又回朝任左金吾卫将军，深受武则天亲近和宠信。他受诏命与周兴、来俊臣一道审讯御旨决定的案件，都号称为“酷吏”。武后垂拱四年，博州刺史、琅邪王李冲起兵造反，武则天任以丘神勣为清平道大总管征讨。不久李冲被百姓孟青棒、吴希智所杀。丘神勣到达博州后，官吏穿着素色衣服前来迎接，丘神勣挥刀把他们全部杀死，破灭一千多家人家，因而加任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天授二年，被武则天下诏收捕入狱处死。

【点评】丘神勣是武则天篡夺帝位，取代李唐江山的得力帮凶。残忍而好杀戮。曾经一次就使一千多户家破人亡。当然，这种凶残暴虐的人，也只不过是武则天的爪牙而已，当他因暴虐引起民愤时，武则天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。

索元礼传 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索元礼，胡族人。武则天光宅初年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，以恢复唐朝为号召。武则天大怒，又怕人心动摇，便想用威势来控



制天下。索元礼猜測到武则天的心思就去告发他人，武则天不仅召见他，还升任他为游击将军，命他在洛州牧官署审讯案犯。索元礼性情残忍，审问一人，就叫犯人牵引出几十甚至几百人，士大夫们十分害怕他，认为他比虎狼还厉害。武则天多次召见并赏赐索元礼，扩大他的权势，他一共杀了几千人。于是周兴、来俊臣之辈，纷纷开始效法他。当时各州告密的人，都坐公家车辆，由州县护送到朝廷，在宾馆中供养他们。他们告密的话稍稍符合武则天的心意，就用官爵赏赐来诱导，使他们高贵以取威于远近地方。索元礼不久因为残酷毒害过于厉害，武则天为了笼络人就而杀了他。天下的人称之为“来、索”，是说他们残酷毒虐，又首先去审问诏书决定的狱案之故。

武后载初元年十月，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进谏武则天说：“近来小人告发别人，成为习惯，内外各官吏，人人都想幸免，因此放纵属吏，纵容强横的人。这不是他们本意如此，只是想避免被诬构成罪。又审讯案件的官吏，都以深究刻削为能事，想尽办法逞能，以残虐相夸耀。他们用铁笼束紧囚犯的头，在铁笼中又打入楔子，打断犯人的肋部，用签扎进指甲，把头发吊在梁上，用火炙烤耳朵，让犯人睡在污秽之地的旁边，使他们无法活下去，称作‘狱持’。有时接连几天减少犯人的食物，严刑逼问，白天黑夜摇撼犯人的身体，使他们无法睡眠，称作‘宿囚’。这些犯人既非木石，只图免却目前的灾难，苟求不要马上被处死。臣下听到舆论，都说如今天下太平，何苦要造反。难道被告发的人都是英雄，想当帝王吗？他们是受不了责打之苦只得招供而已。怎样来复审呢？陛下试着斟酌所告状子的真假，交给审讯者审问，稍符合讯问他们的用意，他们一下使用种种手段作假，以此来趋附皇上的意愿。愿陛下明察。现在满朝官员都侧目屏息心下不安，都认为陛下早上对他亲密，晚上就和他成为仇敌，不能长保安宁。他们听到有追究之事，就和妻子孩子作临死的诀别。所以



治国的人要以仁爱为本，以刑罚为辅助，周朝实行仁道而兴盛，秦朝倚仗刑法而灭亡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愿陛下宽和刑罚使用仁道，天下百姓就幸运了。”武则天听了他的意见，以后下诏书审办的案件略为减少。

【点评】索元礼是胡族人，这在酷吏中比较少见，他性情残忍凶暴，以诬告陷害他人为能事，并因此而得到武则天的重用。他官时间不长，却一共杀了几千人，可见其草菅人命的程度。因为他过于残忍，引起民愤，武则天为了笼络人心，也就只能杀了他。

来子珣传 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来子珣，雍州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武则天永昌元年四月，因为上书论述政事，被任为左台监察御史。当时朝廷上有个官员没有系好靴带就上朝，来子珣弹劾他说：“臣听说束好衣带站在朝廷上”。满朝官员都大笑。武则天派他查问刑狱，他常常能体会到武则天的心意，因此被赐姓武氏，字家臣。天授年间，他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以后，武则天让他任朝散大夫、侍御史。当时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其弟渠州刺史刘行瑜、尚衣奉御刘行威及哥哥的儿子鹰扬郎将军刘虔通等，被来子珣诬告谋反，被处理。来子珣又在盱眙发掘毁坏刘行瑜的父亲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的棺材。不久，来子珣又转为游击将军、右羽林中郎将。他常常穿着锦制的短袖衣服，往来谈笑，被朝廷官员所讥笑。长寿元年，被流放到爱州后死去。



【点评】武则天因为猜忌群臣，所以任用一批爪牙，对百官进行监视。他们常常罗织罪名，大肆杀戮所任用的这批爪牙中，除了周兴、来俊臣外，还有一些无耻小人，只要能按武则天的意志办事，即使是目不识丁或不通文墨的人，也能升官。这里所记的来子珣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《论语》中说过公西华“束带立于朝”一语，就误以官服的腰带为靴带，用来弹劾别人，这当然会引起朝臣们的大笑，这些人的酷虐固然可恨，其无知亦极可笑。阅读这些人物的传记，可以知道武则天时政治中腐败的一面，决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么太平无事。

王弘义传 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王弘义，冀州衡水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因告发别人有功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。武后天授年间，任右台殿中侍御史。长寿年间，任左台侍御史，跟来俊臣一起罗织罪诬告士大夫。延载元年，来俊臣被贬，王弘义也被流放到琼州，他造谣说武则天有敕书追回诏命。当时胡元礼任侍御史，出使岭南道，在襄阳、邓县处理事务，参加审讯王弘义。王弘义无话可说，就对胡元礼说：“和您是同类”。胡元礼说：“您当御史时，我胡元礼当洛阳尉；我现在当御史，您却是流放的囚犯，还是什么同类？”于是将他用杖击毙。

王弘义每当夏天幽禁囚犯，必定在小屋子中堆积草料且上铺毡褥，被关进去的只要一会儿就中暑而气绝。如果自己屈招，就换到别的房间去。他和来俊臣常常发布文牒，州县官见到了都害



怕，他自夸说：“我的文牒，好比狼毒、野葛等物。”王弘义曾在乡间邻居处索要瓜，主人舍不得给，王弘义就发公文说瓜园中有白兔，命县官派人捕捉，一会儿园中的瓜苗都被践踏完了。内史李昭德说：“从前听说有苍鹰狱吏，如今见到了白兔御史。”

【点评】王弘义，靠告发别人发迹，残忍凶暴，自称“我的文牒，好比狼毒、野葛等物。”因乡间邻居拒绝给他瓜，竟挖空心思将领居的全部瓜园摧毁。他最终被胡元礼用杖击毙，恐怕也是天道昭昭。

郭霸传 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郭霸，庐江人。天授二年，以宋州宁陵丞赞同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的特举，任为左台监察御史。如意元年，任左台殿中侍御史。长寿二年，任右台侍御史。他初次入朝集合，武则天召见他，他在武则天前自己表忠诚说：“往年征讨徐敬业，臣下愿抽其筋，吃其肉，饮其血，抽掉其骨髓。”武则天大喜，因此授给他官职，当时人称为“四其御史”。当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病在床，各御史都去探问，郭霸独自后去。等见到魏元忠时，装出忧虑的样子，请求魏元忠把大便给他看，来估测病的轻重。魏元忠十分惊讶，郭霸却高兴地说：“您的粪便如果是甜的，也许不能好，现在味苦，应该很快就康复。”魏元忠为人正直，很讨厌他，把这事告诉其他的朝廷中官员。郭霸曾经审问芳州刺史李思徵，重加拷打，李思徵受不了而死去。圣历年間，他几次见到李思徵的鬼魂，深为疑虑。有一次退朝急急忙忙回家，对家里人说：



“快请和尚念经设斋。”一会儿他看见李思徵带着几十人骑着马到他家大厅上，说：“你冤枉诬陷我，我现在来抓你偿命。”郭霸惊惶失措，拾刀来自割开腹部，不一会儿就腐烂生蛆。这一天，闾巷中亦有人见到兵马几十骑停在郭霸门口，稍过些时候就不见了。当时洛阳桥坏了，来往过客深以为苦，到此时修复完毕。武则天曾问群臣：“近来外面有什么好事情？”舍人张元一生性诙谐，回答说：“百姓高兴的是洛阳桥完工，庆幸郭霸死去，这就是好事。”

【点评】郭霸为人不学无术，突出体现了武则天时代酷吏的两大特征：谄媚和凶残。他对魏元忠的问候，尽现其奴才的谄媚，他对李思徵的重刑拷打致死，体现了他的暴虐。难怪他死之后，老百姓竟相互庆贺。至于传中说他被李思徵索命而死，虽然牵强附会，倒也符合百姓心理。

吉项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吉，洛州河南人。身长七尺，性情阴狠毒辣，敢于向朝廷进言。他应进士举，逐渐升任至明堂尉。武后万岁通天二年，有个箕州刺史叫刘思礼的，自称曾向张憬藏学习，擅长看相。他说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符合图谶的话，受有“两角麒麟儿”的符命。吉项告发他，武则天命武懿宗和吉项一起进行审讯。武懿宗和吉项对刘思礼诱供，要他多牵引朝中官员，就一定让他活命。刘思礼就招供出凤阁侍郎李元素，夏官侍郎孙远通，天官侍郎刘奇，石抱忠，凤阁舍人王处，来庭，主簿柳璆，给事中周潘，泾州刺



史王勔，监察御史王助，司议郎路敬淳，司门员外郎刘慎之，右司员外员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都与此案有关连，稍有不合吉顼意思的人，必定诬陷他，使用百般酷刑，屈打成招定案。被害的都是海内贤士和有名望的家族，天下人都认为冤枉。这些人的亲戚故旧被连累而流放的有一千多人。吉顼因此升任右肃政台中丞，日益蒙受恩宠。

第二年，突厥进犯攻陷赵、定等州，武则天召吉顼让他代理相州刺史，以阻断突厥南侵之路。吉顼以自己向来不懂军事推辞，武则天说：“从贼人的势头来看就要撤退，只是借你威名来镇压驱逐而已。”起初，太原有个方术之士叫温彬茂，高宗时告老，临死前，密封好一个状子对妻子说：“我死后，朝廷改年号为垂拱，你就到朝廷献上状子，切不可打开看”。垂拱初年，他的妻子把状子献上。状子中预先陈说了武则天改唐为周以及突厥到达赵、定二州的事，所以武则天知道突厥到赵州就要退兵。吉顼刚到相州时召募兵士，几乎无人应募。不久诏书决定让皇太子做元帅，应募的人就不可胜数。突厥退走后，吉顼入朝将此事奏闻，武则天于是大喜。

圣历二年十二月，吉顼升为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当时张易之、张昌宗建议武则天设置控鹤监官员，武则天任命张易之为控鹤监。吉顼一向和张易之兄弟友好，于是就引进吉顼，让殿中少监田归道、凤阁舍人薛稷、正谏大夫员半千、夏官侍郎李迥秀，都做控鹤内供奉，当时舆论对此十分不满。起初，武则天因为吉顼有能力有口才，身体魁梧，可以用为心腹，所以提拔他。等到吉顼在殿中与武懿宗争执赵州之功时，武懿宗矮小又俯着身子，吉顼高声厉色，丝豪看不起武懿宗。武则天以“当着我的面轻视我们姓武的，还可倚仗吗？”这年十月，因为吉顼之弟当过伪官，贬吉顼为琰川尉，后改为安固尉。不久死去。

当初，中宗还没有被立为太子时，张易之、张昌宗曾秘密地



问吉顼保全的办法。吉顼说：“您兄弟受恩虽深，但无大功于天下，就不能保全自己。现在天下的百姓，都思念李家，庐陵王（中宗）即在房州，相王（睿宗）又被禁闭，皇上年事已高，必须对大业有所托付。武氏诸王，并非皇上中意的继承人。您若能乘机请求立庐陵王或相王，以符合百姓的愿望，岂止可以转祸为福，一定能长久享受封邑。”张易之认为他的话很对，乘机奏请武则天。武则天知道是吉顼出的主意，召吉顼来问他，吉顼说：“庐陵王和相王，都是陛下的儿子，先帝托付给陛下，应有其主意，请陛下裁决。”武则天的意见就此决定。吉顼获罪后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睿宗即位后，左右的人把这件事讲出来，就下诏书说：“前吏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吉顼，见识深远，风范长久而宏大。他曾经以经纬天下的才能，受命辅佐君主。当时国家命运中衰，朝廷中人的谋略未使天下和洽，他首先陈奏了返政中宗的建议，能顺应天意，怀念他遗下的功绩，哪能忘记？可以追赠他为左御史台大夫。”

【点评】吉顼，洛州河南人，阴狠毒辣，办案诬陷诱供，残酷暴虐。同时，他还善于审度时势，见风使舵，传中说到他建议张易之，要求重立中宗，即可说明这一点。

王旭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一八六

王旭，太原祁（今属山西）人。曾祖王珪，唐太宗贞观初年为侍中，封永宁郡公。王旭刚出仕时任鸿州参军，转为兗州兵曹。中宗神龙元年正月，张柬之、桓彦范等诛杀了张易之、张昌



宗兄弟，拥立孝和皇帝（中宗）。张易之等的哥哥张昌仪，先被贬谪为乾封尉，王旭将他斩首，封藏他的首级传送东都洛阳，因功升迁为并州录事参军。唐温王唐隆元年，玄宗诛讨韦庶人（韦后）等，并州长史周仁轨是韦氏的同党，有诏书叫诛杀他，王旭并不覆核敕书，又把周仁轨斩首，奔赴西京。开元二年，升迁为左台侍御史。当时光禄少卿卢崇道因为是崔湜的岳父，被贬到岭外。他逃了回来，在东都藏身，被仇人所告发。玄宗下诏命王旭审查这案子。王旭想擅弄威权，因此逮捕了卢崇道的亲戚朋友几十人，都施以酷刑，然后给他们都定了罪。卢崇道和他三个儿子都被打死在都亭驿，门生亲友都被棒打后流放。当时获罪的大多是知名的人，天下人为之喊冤。王旭又和御史大夫李杰不和，互相弹劾告发，李杰竟被贬为衢州刺史。王旭既然得志，就开始作威作福，因此朝廷中的官员既怕他又鄙视他。

开元五年，王旭任左司郎中，兼侍御史之职。王旭做官严厉而苛刻，左右的属员没有人敢说不同的意见。他每次奉命审讯犯人，一打照面就没有不认罪的。当时宋王李宪府的掾属纪希虬的哥哥做剑南县令，被人告发贪赃藏私，王旭出使蜀地审讯他。这县令的妻子长得漂亮，王旭威逼她，因此上奏判处县令死刑，上缴没收的赃款几千万。到开元六年，纪希虬派他的家奴假装伺候官员的人，在台省受雇佣，服事王旭几个月，王旭很欣赏他，把他召进私宅里，当成心腹。纪希虬的家奴暗中记下王旭所收贿赂给人办事，赃款有几千贯，就回去报告纪希虬。纪希虬哭着去见李宪，讲了家中的冤枉。李宪可怜他，把这事上奏皇帝，玄宗下诏让台省有关部门弹劾王旭，查出赃款近万，贬他为龙平尉，忧愤羞愧而死，当时人都拍手称快。

【点评】在唐代的酷吏中，王旭可以说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物，他以斩杀张易之兄昌仪发迹。等到玄宗诛灭韦氏时，他又以



杀并州长史周仁轨得到升迁重用。像张昌仪、周仁轨等人，都有其该杀的原因。但处理卢崇道一案，连累几十人，就都是滥杀了，所以当时的舆论对他很不满。

至于王旭陷害纪希虬的哥哥，只是为了想霸占他的妻子。从这件事看来，就可以看清他的为人，最后被纪希虬揭发贪污，贬官而死，可说是罪有应得。

吉温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吉温，天官侍郎吉顼的弟弟吉琚的庶出儿子。性情阴险狡诈，善于谄媚，来往于宦官们家中，相爱如同亲戚。好审问案狱。玄宗天宝初年，任新丰丞。当时太子文学薛巍颇受恩宠，领吉温去见唐玄宗，玄宗看了他一眼就对薛巍说：“这是一个不良的汉子，我不用他。”当时萧炅任河南尹，河南府官署有事端，京中御史台派吉温去追查，案件牵涉到萧炅，吉温紧紧围绕毫不放松，幸亏萧炅与右相李林甫关系好，将此事搁置而使萧炅免予追究。到吉温候选，萧炅已任京兆尹，一宣布吉温当万年尉。他就到任，人们颇为吉温捏一把汗。当时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常常住在宫禁中，有时外出到自己府第，萧炅一定去拜见。吉温先驰马到高力士府中，与高力士谈话戏笑颇为融洽，握着手互以行第相称，萧炅看见了惊叹佩服。过几天后，吉温在府署拜访萧炅，忽然推心置腹地说：“上次我不敢废弃国家的法令，从今以后，洗心革面伺候您。”萧炅就与他和好了。

正好李林甫和左相李适之、驸马都尉张垍不和睦，李适之兼任兵部尚书，张垍的哥哥张均任兵部侍郎，李林甫派人告发兵部



铨曹主簿事令史受贿滥用吏人六十余人的事，想借此来颠覆其长官。玄宗下诏命京兆府和掌管法律的官府一起审查。审了几天，竟查不出因由。萧炅就叫吉温去审。吉温在官署院落中把囚犯分开囚在两个地方，吉温自己在后厅假装提取两个重犯加以讯问，有的打，有的用重物压，囚犯惨叫之声，惨不忍闻，就说：“若能保全性命，请给纸来全部招供。”令史们一向知道吉温的厉害，只得屈打成招，等吉温提取审问，没有敢翻案的。一会儿案子就审完了，查验囚犯身上完全没有拷打的痕迹。吉温常常说：“如果遇到知己，南山中的白额虎是不难缚住的。”遇上李林甫将要大兴刑狱，清除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，就把吉温引到自己门下，和罗希奭一起对奉诏审问的囚犯罗织罪状。

天宝五载，因为宦官们作主让吉温的外甥武敬一的女儿当盛王李琦的妃子，因此吉温被提拔为京兆府士曹。当时李林甫正策划不利于太子的事，因为左骁卫兵曹柳勣是太子杜良娣的妹夫，就派吉温去审问他。吉温追捕著作郎王曾、前右司御率府仓曹王修左武韦司兵卢宁、左威韦骑曹徐徵等一同到御史台审问，没几天就定案了。柳勣等被用棒打死，尸首堆在大理寺。

天宝六载，李林甫又因为户部侍郎、兼御史中丞杨慎矜违反他的意旨，御史中丞王𫟹跟杨慎矜假装友好而却嫉恨杨慎矜，于是和李林甫一同造谣说：“杨慎矜家藏图谶，说自己是隋炀帝子孙，想恢复隋朝。”李林甫又上奏唐玄宗交给吉温来查办，杨慎矜被下狱拘禁。李林甫叫吉温在洛阳逮捕杨慎矜的哥哥少府少监杨慎馀、弟弟洛阳令杨慎名，在汝州逮捕杨慎矜的门客史敬忠。史敬忠很有学问，曾经与朝中的显贵大臣来往，但官位停滞不前。他和吉温的父亲吉琚交情很深，吉温小时候，史敬忠曾抱着逗戏他。吉温命河南丞姚开逮捕他，用铁锁锁住头颈，用布袋蒙着面去见吉温。吉温驱赶他在前面走，不和他说一句话。快到长安时，吉温派属员劝诱他说：“杨慎矜现已招供，就等你的旁证。



你如果懂得这意思，一定能活；触犯了，必定是死。”史敬忠转过头来说：“七郎，请给我一张纸”。吉温假装不给，看他说话诚恳，于是就在桑树之下叫他写了三张纸，所招供的全符合吉温的意思，吉温高兴地说：“丈人不要怪我！”就慢慢地向史敬忠下拜。等到，开始审讯杨慎矜，拿出史敬忠的供词做证据。后来两次查抄杨慎矜的家，查不出图讞。李林甫恐怕事情泄露，深以为惧，就叫御史卢铉去搜，卢铉就把讞书藏在袖中，从隐蔽偏僻的地方骂着走出来说：“逆贼把讞书藏得很隐密，现在搜到了。”拿出来给杨慎矜的侍妾韩球团的婢女看，杨家全家都很害怕，吉温还叫用棒打杨家的人，没人敢违抗他。案子就这样定下，杨慎矜兄弟们被赐自杀。吉温从此威振朝廷，士大夫们不敢两人私语。

吉温很早就以严酷毒辣闻名，屡次审理皇帝语令的狱案，残忍地冤枉犯人，查审事情还没有讯问，已作好了奏状，计算受赃的数目。等到犯人被押上来讯问，心中便先惧怕，便随意写供状，没有人敢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因此不必拷打，案就定了。李林甫因此深以吉温为有才能，升任他为户部郎中，常带御史。李林甫虽然依任用吉温为爪牙，吉温又见到安禄山深受皇帝的恩宠，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在宫中被信任，于是对他们都巴结依附，结成兄弟。吉温常常对安禄山说：“右相李林甫虽然相计行事，和你三兄（安禄山）相亲，但一定不让您当宰相。我吉温虽然被他使用，也一定不会提拔我。如果三兄上奏皇上让我吉温做宰相，我就奏请皇上让您担当重大责任，把李林甫排挤出去，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都能当上宰相了。”安禄山听了很高兴。当时安禄山受到特别的恩宠，屡次附奏吉温的才能，唐玄宗也忘记了过去曾说吉温是不良汉的话。天宝十载，安禄山加授河东节度使，因此上奏让吉温做河东节度副使，并且掌管节度使境内的营田及采访、监察、留后等事宜。这一年，又加授兼雁门太守，仍掌管安边郡铸钱事务，赐紫金鱼袋。等吉温为母服丧期满后，安禄山又给上



奏起用他复居本职。不久又奏请让他做魏郡太守，兼侍御史。

杨国忠做宰相，一向与吉温有来往，调吉温入京任御史中丞，仍充当京畿、关内采访处置使。吉温在范阳辞行，安禄山下令路上的各客馆驿站作白绸帐来迎候他，又命令儿子安庆绪出界相送，勒马出驿站几十步才回。等吉温到长安后，朝廷中的各种动静，他都报告安禄山，一两天就到。天宝十三载正月，安禄山入朝，被任命为左仆射，充闲厩使，他就奏请加任吉温武部侍郎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当闲厩、苑内、营田，五坊等副使。当时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仇隙已经形成，吉温更加依附拉拢安禄山，杨国忠又忌恨他。这年冬天，河东太宗韦陟入关到华清宫奏事。韦陟自己感觉得有失职之处，结交吉温以便依附安禄山，他带了许多河东的土产送给吉温，又分送给各权贵。杨国忠示意评事吴豸之叫乡人告发他们的行为，把吉温、韦陟叫来交付中书门下和执法官吏审问。韦陟招供了事实，被贬为桂岭尉，吉温被贬为澧阳长史，吉温的判官员锡贬新兴尉。明年，吉温又因贪赃七千匹马及强夺百姓马匹等污秽之事被揭发，又贬为端州高要尉。吉温到了岭外，停滞不向前走，依附张博济，留在始安郡。这年八月，朝廷派大理司直蒋沈去审问他。吉温死在监狱中，张博济和始安太宗罗希奭在州门因杖责而死。

开始，吉温被贬斥时，玄宗在华清宫，对朝中群臣说：“吉温是酷吏的侄子，我受人蒙骗，这样任用了他。他多次劝我兴起大案狱来树立威权，我没有听他的话。现在他被贬离朝廷，你们可以安心了。”起初，开元九年有王钩做洛阳尉，开元十八年，有严安之做河南丞，都是性情恶毒暴虐之徒。使用笞打刑罚惟恐犯人不死，都是打完后仍不放犯人起来，要等杖创肿起来，再慢慢地重打，流血满地，犯人痛苦楚到愿意死去，王钩和严安之才开始显出高兴的神色，所以百姓和吏员都很怕他们。吉温则依附于权贵，专门谋害士大夫，这一点颇不一样。吉温是天宝十四载



九月死于始兴的，十一月，安禄山起兵造反，有人说是给吉温报仇。安禄山进入洛阳城，僭越称为皇帝。玄宗到蜀地之后，安禄山找到了吉温的一个儿子，刚六七岁，就任命为河南府参军，并送给他财帛。

当初，吉温在审问杨慎矜时，侍御史卢铉曾参预其事。卢铉就刚当御史时，担任韦坚的判官，等韦坚被李林甫所嫉恨，卢铉把韦坚的内情委曲向李林甫告发，想以此进身。等到审问杨慎矜时，卢铉先前曾和张宣同在御史台，交情一向很好，为了取得权臣的好感，他诬称张宣和杨慎矜一起解释图讐，于是逮捕了张宣，使用了驴驹拔橛的酷刑来定案。卢铉又曾任王𫟹闲厩判官，王𫟹因邢縡事在朝堂被讯问，卢铉作证说：“王𫟹用白贴子要厩中马五百匹以帮助邢縡叛逆，我不给他。”王𫟹已经马上就要死去，卢铉还残忍地诬害他，众人都愤怒痛恨卢铉。等卢铉被贬为庐江长史，在郡署忽见张宣作祟，就说：“端公为什么来索命？我当时是身不由主。”一下子就死了。

【点评】唐玄宗的统治到天宝年间已渐渐十分腐朽，朝臣们互相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以至互相残害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。像吉温，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人物。对这个人物，玄宗开始时曾说他是不良汉。但这个“不良汉”后来竟通过耍手段，取得了高官厚禄。吉温为了向上爬，和当时一些著名的权贵如李林甫、高力士、安禄山、杨国忠都有不同程度的勾结。他的升官，起初就是由于他投合了李林甫排除异己的想法，用酷刑和诱供，制造出种种大狱。而他升官以后，对已经取得的地位仍不满足，又勾结安禄山，妄图夺取相位。从传中所记看来，他和安禄山的关系，确实非同一般。朝廷中的事情，他都向安禄山通报，使安禄山对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朝廷对此则一无所知。他的败露，只是杨国忠和安禄山矛盾激化的结果。但是，即使他贬官以后，还得到



了他的同党罗希奭等人的庇护。

罗希奭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罗希奭原本是杭州人，后来迁居到洛阳，他是鸿胪少卿张博济的堂外甥。他做官判案细微而苛刻。天宝初年，右丞相李林甫提拔他和吉温一同审理刑狱。李林甫又和罗希奭有亲戚关系，因此罗希奭从御史台主簿一直向上升迁为殿中侍御史。自从韦坚、皇甫惟明、李适之、柳勣、裴敦复、李邕、邬元昌、杨慎矜、赵奉璋等人含冤下狱的事件后，罗希奭常和吉温一起给人制造罪名定案，所以当时称之为“罗钳吉网”，就是痛恨他的苛刻。八载，升官刑部员外，转郎中。十一载，李林甫死了，罗希奭出任中部、始安二太守，仍充当管经略使。

天宝十四载，因张博济、吉温、韦陟、韦诚奢、李从一、员锡等遭贬流放，都在始安，罗希奭就让其中一些人代理职务。右相杨国忠上奏派司直蒋沈去查办，又让张光奇代替罗希奭任始安太守，还下诏书说：“前始安太守、管经略使罗希奭的资历不足，不应被任为太守。始安这地方荒僻，有许多被流放的人来到这里，所以特加委任，希望罗希奭能够杜绝奸谋。他反而与流放的人相结交，聚集了许多不法之徒，应该加以处罚的，他公然经他们安排职务。有的流放者竟被派去代理郡县长官，使他们得以残害百姓；有的把公家的房屋借给他们住，侵扰百姓和吏员。这不但是轻视国法，也是破坏国家的纪律。用他头发来数他的罪恶，还不足以相抵，可以将他贬为海东郡海康尉，员外处置。张博济以前依附奸邪之人，倚仗其势，也曾因犯法贬官，却又和罗希奭



是亲戚，经过了很久时间，却不去被贬之地，事实情况难于容忍。等到朝廷下命审查，他更藏了起来，逃避开刑法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这些人都应彻底查处，处以应有的刑罚。应该在当地重重地杖打六十下。使那些办理政事的人，能遵守国家的章程，犯罪的人，能够自己悔改。那些在位官吏，应该各自用心。”当时员锡、李从一、韦诚奢、吉承恩等都受杖责，朝廷派司直宇文审前往监督行刑。

【点评】罗希夷是和吉温同时代的酷吏，在许多事件中，他们俩同流合污，一起罗织罪名，陷害他人，因此当时就有“罗钳吉网”之说。在吉温等人被贬官之后，罗希夷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，对他们百般庇护，使得这批贪官酷吏能继续作恶为害。

毛若虚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六

毛若虚，绛州太平人。他相貌古怪，眉毛盖着眼睛，性情残忍。他起初任蜀州县尉，上司把审问拘捕等事交托给他。天宝末年，他任武功丞，年纪已六十多岁了。唐肃宗收复长安、洛阳两京后，任毛若虚为监察御史。毛若虚知道国库入不敷出，于是献上搜刮财货的办法。对公家有利益的事，常常附合奉行，渐渐地被重用并且使上司称心。毛若虚审理案件，每审问一个人，还没有开审，就先没收他的家财，来确定赃款的数目。如家产不能满足他的希望，就分派到犯人的邻居和近亲，他威风严苛，人们都怕死，都按时交纳财物，不敢拖延。

肃宗乾元二年，凤翔府七坊的押官开始抢劫，州县官无法禁